

那是一個陰沉的早晨，天空像一塊被蹂躪過的灰色畫布，厚重的雲層低垂著，彷彿隨時會壓下來，空氣中瀰漫著陣陣潮濕的氣息，彷彿每一口呼吸都能嚐到雨水的味道。媽媽的聲音從廚房傳來：「記得帶傘，別淋雨了。」我應了一聲，目光卻落在書包旁那把摺疊傘上，昨日的畫面我腦海中緩緩回放。

午後，金燦燦的陽光透過教室的窗戶灑進來，將她的側臉染上一層柔和的金色。她正低頭專注地做著課業，眉心微微皺起。我坐在她旁邊，轉動著手中握著的筆，目光不由自主地飄向她，心中泛起複雜的情緒。允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強勁的對手。我們從小一起長大、一起學習、一起參加各種比賽。她總是很優秀，無論是學業還是競賽，她輕而易舉就能拔得頭籌。而我，可以說是萬年「老二」，永遠都比允行低一點，在她的光芒下我顯得黯淡無光。最近，我們都在為一場重要的競賽作準備，這場競賽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，於我而言，更是一個「翻身」的機會。

筆尖劃過紙張發出的沙沙聲突然被一聲細微的「嗒」替代，允行放下筆轉過身問我：「你說我明天要不要帶雨傘呀？總感覺明天會下雨。」剎那間，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，像一道陰影悄無聲息地溜入我的心。我猶豫了一下，決定向她隱藏今天聽到的天氣預報，隨即笑著說：「應該不會下雨吧，你看現在天氣還很好呢。」我邊指著窗外邊說道：「再說了，要是下雨你和我一起回家就可以了。」她信任地點了點頭，沒有再多問。想起今天早上的天氣預報說過未來幾天都會有雨，我在心裡暗自慶幸，彷彿這是一個小小的勝利。午後的陽光逐漸褪去，白晝的喧囂轉化為夜晚的靜謐。夜闌人靜時，床頭燈散發出微弱的光芒，照亮了我的思緒。我躺在床上，閉上眼睛試圖讓自己進入夢鄉，但腦海中的畫面像一部無法停止的電影不斷閃現。一絲愧疚悄然爬上了心頭，我試圖將它忽略。經過一番思想鬥爭，大部分的愧疚被強烈的興奮覆蓋，我慢慢地進入了夢鄉。夢裏，我在競賽中取得勝利，但身後卻隱約有一道影子，靜靜地注視著我，似在提醒我甚麼。

那天臨近放學時，大雨如期而至，雨滴開始像斷了線的珠子，噼裡啪啦地砸在地上，濺起一片片水花。教室裡的光線變得柔和而昏暗，老師的聲音在雨聲中顯得有些遙遠。同學們的注意力時不時被窗外的雨景吸引，允行亦是。我看向她，允行坐在座位上望著窗外的雨幕發呆，臉上還帶著一絲無奈。「放學一起走吧，我媽媽給我放了雨傘。」我假裝關心地說道，「好，我還以為不會下雨。」她苦笑著回答。放學後，我故意收拾得很慢，等到教室裡的人都走光後，我悄悄的躲進了學校的角落。這一次，我不想讓她找到我。我躲在角落裏，聽著雨聲窺視著她，心中充滿矛盾。我看著允行無助地四處張望，最終只能衝進了雨幕中，她的身影在雨中顯得是那樣的單薄、可憐。

晚上，我收到了允行告假的消息，她發高燒了。而明天，正是我們準備已久的競賽日。她說，她無法參加了。奇怪，我應該感到高興吧，畢竟少了一個對手，我卻只是滿腔酸澀。我握著手機，給允行發去消息：「對不起啊，今天放學突然要去找老師，忘記和你說了。」我又一次向允行隱藏事實。我的勇氣像一縷輕煙，輕輕一吹就消散得無影無蹤，所以我選擇了沉默，我無法找到勇氣去面對可能的後果。競賽當天，我本應冷靜地做著卷子，可心裏卻無法平靜。她的身影、她的笑容、她在雨中奔跑的樣子，不斷在我的腦海中回放。我嘗試集中精神，可那些未說出口的話，像一根根尖刺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底，使我無法安寧。我的表現因此大受影響。

比賽結束後，我獨自回到家中，心中湧起苦澀。我坐在窗前，聽著窗外的雨聲，心中充滿了懊悔與自責。那些雨點擊打著我的心，提醒著曾經的美好。我們曾在操場上奔跑，追逐著彼此的影子，笑聲在風中飄蕩。然而，這些美好的畫面卻被我的自私和嫉妒蒙上了一層陰影。我記得自己故意隱瞞了天氣預報、記得自己躲在校園的身影，故意看著她在雨中落寞地奔跑。

再見到允行時，我試圖坦白，聲音卻在嘴邊戛然而止。我知道，只需要一個簡單的句子，就能將它釋放出來。我看著允行的眼睛，充滿著期待與信任，我害怕看見那雙眼睛中的光芒黯淡、害怕聽到那聲失望的嘆息。我避開允行的目光，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：「你沒事了吧，身體還好嗎？」假裝我仍是那個值得信賴的朋友。

每當天空開始飄雨，我的思緒便不由自主地回到那個陰沉的下午，那些被隱藏的回憶便會悄然浮現。為了彌補過錯，我對允行更加地好，希望這些細微的關心能彌補那個未被說出口的真相。她對我微笑時，我的心中既有溫暖，也有刺痛。雖然那場雨雖然已經停了，但雨天已成了我心中一個無法解開的結，提醒著我，有些錯誤無法被彌補，有些真相終究無法永遠隱藏。而我，只能在每一次的雨天，默默地承受這份慚愧，等待著某天，能夠真正地面對自己，面對允行，不再隱藏。